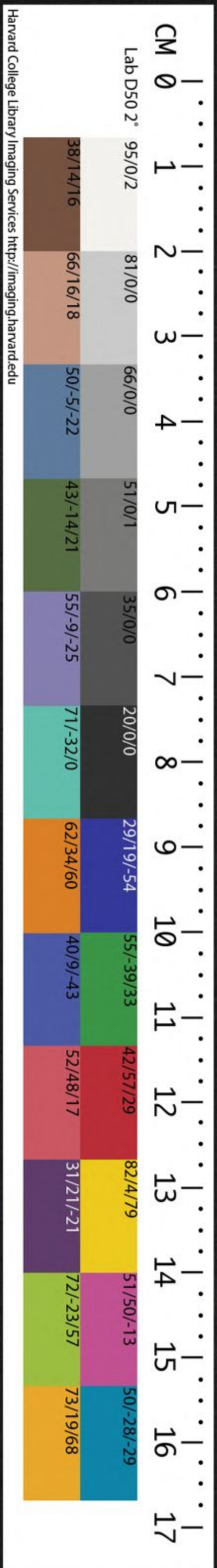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  
112 JAN 1952

T 2621/3147

六  
唐  
御  
業  
起  
居  
注  
疏  
全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唐陝東道大行臺尚書柱國樂平郡開國公臣溫大雅撰

明 毛 晉 胡 震亨 同校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為太原道

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

陟選補焉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

部盜賊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

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踰本封因

私喜此行以爲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  
歸心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遠至鴈門爲突厥  
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  
徵兵聲勢繼進故得解圍僅而獲免遂向東都  
仍幸江都宮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  
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  
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爲害自古患之  
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爲勅敵者也今  
上甚憚塞虜遠適江濱反者多于蝟毛群盜所

在蜂起以此擊胡將求以濟天其或者殆以俾  
余我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而使之令其畏威  
懷惠在茲一舉旣至馬邑帝與仁恭兩軍兵馬  
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  
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卽前知難便  
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  
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  
羊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慙色無警夜巡晝  
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于是與

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  
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  
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  
詣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者二  
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  
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曜威  
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  
突厥相遇驍銳者爲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  
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以其所爲疑其部落有引

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  
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  
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  
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  
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  
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  
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爲  
太原留守仍遣獸唐諱賁郎將王威獸牙郎將  
高君雅爲副帝遂弘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

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卽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  
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  
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旣而歷山飛衆數不少  
劫掠多年巧於攻城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  
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  
潘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於是帝率王威  
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  
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  
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

曰此輩羣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闔  
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  
戰戰必破之幸無憂也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  
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  
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  
鼓角以爲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  
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戰帝遣王威領  
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遙看謂爲帝之所在乃  
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馱捨鞍爭取威怖而

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  
而前來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  
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  
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感帝恩  
德若亢陽之逢膏雨焉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  
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  
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蹤遂爲  
突厥所敗既而隋主遠聞以帝與仁恭不時捕  
虜縱爲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

自以姓名著於圖錄太原王者所在慮被猜忌  
因而禍及頗有所晦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  
王侍側耳謂王曰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  
早起兵者願爾兄弟未集耳今遭姜里之厄爾  
昆季湏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  
爲英雄所笑王泣而啓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  
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錮  
繫雖覩機變何能爲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  
未必不以此相啓今吾勵謹當敬天之誠以卜

與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  
爾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帝而免仁恭  
各依舊檢校所部煬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絕  
兵馬討掩來往不通信使行人無能自達惟有  
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衆咸  
異焉初使以夜至太原溫顏將宿於城西門樓  
上首先見之喜其靈速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  
時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曰此後餘年  
實爲天假退謂秦王曰吾聞惟神也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使促  
吾當見機而作雄斷英暮從此遂定帝素懷濟  
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  
一而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  
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  
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  
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  
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  
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十三年歲在丁亥正月丙

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屬天若大燒  
火飛焰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極望  
竟天俄而山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  
絕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  
更人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爲  
樓煩郡守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  
連太原甚盛故隋主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  
都西北因過太原取龍山風俗道行幸以厭之  
云後又拜代王爲郡守以厭之二月巳丑馬邑

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而自稱天  
子國號定楊武周竊知煬帝於樓煩築宮厭當  
時之意故稱天子規以應之帝聞而歎曰頃來  
群盜遍于天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焉  
而武周豎子生于塞上一朝歛起輕竊大名可  
謂陳涉狐鳴爲沛公駢除者也然甚欲因此起  
兵難于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  
所能僭稱尊號脫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剪  
除並當滅族矣雅大懼固請集兵帝察威等情



切謬謂之曰待據樓煩可微爲之備宜示寬閑  
以寧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樓煩郡進據汾  
源宮帝謂官僚曰兵可戒嚴城可守備糧可賑  
給三者當今廢一不可須預部分惟諸公斷之  
威等計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  
命懸在明公公以爲辭孰能預此帝知衆情歸  
已乃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稟節度  
未有闔外敢得專之賊據離宮自稱天子威福  
賞罰隨機相時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

數百里間江都懸隔三千餘里關河襟帶他賊  
據之聞奏往來還期莫測以嬰城膠柱之兵當  
巨猾豕突之勢諮文人以救火其可撲滅乎公  
等國之爪牙心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國難公  
家之利見則須爲俾其無猜期于報効所以詢  
議擇善行之是非憚於治兵敢辭戎首威等對  
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  
不竭力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群情疑駭帝若不  
得已而從之衆皆悅服權而聽命帝以王威兼

任太原郡丞爲人清恕令與晉陽宮監裴寂相  
知檢校倉糧賑給軍戶口高君雅當守高陽得  
無失脫遣巡行城池及捍禦器械以兵馬鎧仗  
戰守事機召募勸賞軍民徵發皆湏決於帝太  
原左近聞帝部分募兵備邊所在影赴旬日之  
頃少長得數千人兵司總帳以聞請安營處帝  
指興國寺曰勤王之師不謀而至此其興國者  
焉宜于此寺安處恐威雅猜覺亦不之閱問私  
謂秦王等曰紀綱三千足成霸業處之興國可

謂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是月  
也朔方郡人梁師都又殺郡官而稱天子初帝  
遣獸牙郎將高君雅與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  
厥雅違帝旨失利而還帝恐煬帝有責便欲據  
法繩雅雅是煬帝舊左右慮被猜嫌忍而弗問  
雅性庸俚不知慙屈帝甚得太原内外人心瞻  
仰龍顏疑有異志每與王威密伺帝隙有鄉長  
劉龍者晉陽之富人也先與宮監裴寂引之謁  
帝帝雖知其微細亦接待之以招客君雅又與

龍相善龍感帝恩眇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啓聞  
帝謂龍曰此輩下愚闇于時事同惡違衆必自  
斃也然卿能相報深有至誠幸勿有多言我爲  
之所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  
率興國寺所集兵五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于  
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備甲子旦命晉陽縣  
令劉文靜導開陽府司馬劉正會辭告高君雅  
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  
僚收威等繫獄丙寅而突厥數萬騎抄逼太原

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  
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  
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  
以不測衆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  
其所部千餘人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  
往北門隱處設伏誠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群  
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旦  
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于抄  
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夾

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既無出力並墜  
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  
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皆疑  
王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權  
甚于常顧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  
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  
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適欲起兵威雅沮衆深相  
猜忌密構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豈謂  
繫之二日

甲子是十五日  
丙寅是十七日

突厥果入太原此殆

天心爲孤罰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既爲孤  
遣來還應爲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爲諸軍遣之  
無爲慮也帝以見兵未多又失康達之輩戰則  
衆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  
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誡出城  
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戰  
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  
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  
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

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無故遠來他又  
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  
曠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盡死  
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已亥夜潛遁明日城  
外覘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  
且莫相賀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卽立自手疏與  
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  
豈非天所爲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  
亦須同我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

總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  
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  
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  
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  
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  
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  
中仍命封題署云某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  
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爲書帝笑而謂  
請者曰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

胡奔越書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慮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羣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恡此非卿等所及廼遣使者馳驛送啓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鴈門人馬甚衆我輩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

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爲人我所知悉若迎來也卽忌唐公於我舊怨決相誅伐唐公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勲賞不避時熱當日卽以此意作書報帝使人往還不踰七日使至前日所賀官僚舞蹈稱慶帝開書歎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寧豈如此但孤爲人臣須盡節主憂臣辱當未立功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長惡無君

可謂階亂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慮兵行以後  
突厥南侵屈節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  
更相要逼乍可絕好蕃夷無有從其所勸突厥  
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唐公若從我語卽宜急  
報我遣大達官往取進止官僚等以帝辭色懍  
然莫敢咨諫興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  
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裴  
寂劉文靜等知此議以狀啓聞帝作色曰公等  
並是隋臣方來共事以此勸孤臣節安在裴寂

等對曰儻使伊呂得盡誠于桀紂卽不爲湯武  
之臣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節且今士衆  
已集所乏者馬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  
若更遲留恐其有悔帝曰事不師古鮮能克成  
諸賢宜更三思以謀其次六月己卯太子與齊  
王至自河東帝權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  
入啓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  
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  
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

耳盜鍾事機相迫不得不爾雖失意于後主幸  
未負于先帝衆議旣同孤何能易所恨元首叢  
脞股肱墮哉歛歛不得已裴寂等曰文皇傳嗣  
後主假權楊素亡國喪家其來漸矣民怨神怒  
降茲禍亂致天之罰理亦其宜於是遣使以衆  
議馳報突厥始畢依旨卽遣其柱國康鞘利級  
失熱寒特勤達官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  
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將至軍  
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

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  
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以絳雜半續之諸  
軍稍旛皆放此營壁城壘幡旗四合赤白相映  
若花園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  
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  
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  
并以綵畫五級木壇自隨以事道又有桃李子  
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黃鵠繞山飛宛轉花園裏  
案李爲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



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謠在耳  
忽覩靈驗不勝懽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  
園可爾不知黃鵠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  
識自爾已後義兵日有千餘集焉二旬之間衆  
得數萬裴寂等啓曰義軍漸大宜有司存官僚  
所統須有肆屬帝曰布衣之士或假名竊位孤  
實將軍居唐大宇近捨于此更欲何求裴寂等  
請進位大將軍以隆府號不乖古今權藉威名  
帝曰卿以二立相期欲孤爲霍光之任威在將

軍何關大也必須仍舊亦任加之署置府僚長  
史已下功次取之量能受職裴寂等又請置諸  
軍并兵士等總號帝曰諸侯三軍春秋所許孤  
今霸業差擬晉文可作三軍分置左右謀簡統  
帥妙選其人諸軍既是義兵還可呼爲義士昔  
周武克殷義士非其薄德况今未有所克敢忘  
義士者乎太原遼山縣令高斌廉拒不從命仍  
遣使間行往江都奏帝舉兵煬帝惡李氏據有  
太原聞而甚懼乃勅東都西京嚴爲備禦西河

不時送款帝曰遼山守株未足爲慮西河繞山  
之路當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  
二郎率衆取之除程命賚三日之糧時文武官  
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爲大郎  
二郎焉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  
先以此郡觀爾所爲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  
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  
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  
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

吾復何憂于時義師初會未經講閱大郎等慮  
其不攻以軍法爲言三軍聞者人皆自肅兵向  
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  
休息風塵警急身卽前行民間近道果菜已上  
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卽遣求主爲還價亦  
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長老或進蔬食壺漿者  
重傷其意非共所見軍人等同分未嘗獨受如  
有牛酒饋遺案輿來者勞而遣之曰此隋法也  
吾不敢頗慮前人有限遂爲終日不食以謝之

於是將士見而感悅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  
郎二郎不甲親往諭之城外欲入城人無問男  
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既見義軍寬容至此咸  
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執迷不反已丑以兵  
臨之飛梯纔進衆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知瑾  
等從城上引兵而入執德儒以送軍門德儒卽  
隋之見鸞人也大郎二郎等數之曰卿逢野鳥  
謬道見鸞佞惑隋侯以爲祥瑞趙高指鹿爲馬  
何相似哉義兵今獎王室理無不殺趙高之輩

仍命斬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還九日  
西河遂定師歸帝聞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橫行  
可也是日卽定入關之策癸巳以世子爲隴西  
公爲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等隸焉二郎爲  
燉煌公爲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等隸焉世  
子乃爲太原郡守命裴寂劉文靜爲大將軍府  
長史司馬以殷開山劉正會溫大雅唐儉權弘  
壽盧階思德平武士護等爲掾屬記室叅左等  
官以鷹揚王長階姜寶誼揚毛京兆長孫順德

竇琮劉弘基等分爲左右統軍副統軍自外文  
武職員隨才詮用其平旦有僧俗姓李氏獲白  
雀而獻之至日未時又有白雀來止帝牙前樹  
上左右復捕獲焉明旦有紫雲見于天當帝所  
坐處移時不去旣而欲散變爲五色皆若龍獸  
之象如此三朝百姓咸見文武謁賀帝皆抑而  
不受丙申突厥柱國康鞘利等并馬而至舍之  
於城東興國玄壇鞘利見老君尊容皆拜道士  
賈昴見而謂同郡溫彥將曰突厥來詣唐公而

先謁老君可謂不失尊卑之次非天所遣此輩  
寧知禮乎丁酉帝引康鞘利等禮見於晉陽宮  
東門之側舍受始畢所送書信帝爲貌恭厚加  
饗賄鞘利等大悅退相謂曰唐公見我蕃人尚  
能屈意見諸華夏情何可論敬人者人皆敬愛  
天下敬愛必爲人主我等見之人不覺自敬從  
此以後帝每見鞘利等愈加敬畏不失蕃臣之  
禮其馬千疋唯市好者而取其半義士等咸自  
出物請悉買之帝曰彼馬如羊方來不已吾恐

爾輩不能買之胡人貪利無厭其欲少買且以見貧示其非急于馬吾當共之貢市不用爾物毋爲迫役自費家財已而高陽郡靈壽賊帥郅郡公仍置鎮東府具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乙巳康鞘利等還蕃乃命司馬劉文靜報使並取其兵靜辭帝私誠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來敬煩天心欲存民命突厥多來民無存理數百之外無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爲邊患又胡馬牧放不煩粟草取其聲勢以懷遠人公宜體之不須多也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之一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之二

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柱國樂平郡開國公溫大雅撰

明 毛

晉

胡

震亨同校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爲太原郡守留守晉陽宮文武後事並委焉義師欲西入關移營於武德南癸丑將引帝立軍門仗白旗而大號誓衆文曰夫天地定位否泰迭其盛衰日月著明虧昃貶其貞滿惟神莫測尚乃盈虛矧茲王道

能無悔愆克先帝世炎漢商周撥亂乘乾多歷  
年所厥嗣墜緒時屬艱危則其股肱宰衡藩屏  
親戚戮力同獎推心翼翼戴顛或可扶紕合而奔  
官守惡不可救廢放而安宗社伊霍桓文並其  
人也率爾踵武代有其事布在方策可得而言  
日者蒼精云謝炎運將啓上天眷命屬乎隋室  
於是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親入相豹  
變陝左龍飛漢東誅尉迥於韓魏則神鉦遏響  
勦王謙於巴蜀則靈山斯鏤四罪咸服九有樂

推經綸帷幄之間揖讓巖廊之內造我區夏不  
更朞月舜禹以來受終未有如斯之易者以故  
臨朝恭已庶績爲心親覽萬機平章百姓兢兢  
慎于馭朽翼翼懼於烹鮮齊六合爲一家等黔  
黎于赤子有陳不率殄虐政於江湖獯醜相屠  
降封虜于沙漠其吊民也如彼其和戎也若茲  
散馬牛於山林鑄劍戟爲農器求瘼恤隱訟息  
刑清輕徭薄賦家給人足倉庫流行于里閭職  
貢委輸于帑藏豈獨水衡貫朽常平粟紅而已

哉加以愛民治國節用而敦本深根固蒂因河  
而踐華肆覲朝宗止於京邑玄覽縱觀弗踰岐  
下遐邇叶和內外禔福凱澤洋溢休祥紹至一  
世之氓咸賴仁壽二紀之治可謂隆平揚摧往  
初歷選前辟詩書所美莫之能尚然聖人千慮  
失於知子以正萬國輕易元良廢守器之長立  
不才之庶兆亂之萌於是乎在異哉今上之行  
已也獨智自賢安忍忌刻拓狂悖爲混沌苟鴆  
毒爲恣睢飾非好佞拒諫信讒敵怨誠良仇讐

骨肉巡幸無度窮兵極武喜怒不恒親離衆叛  
御河導洛肆舳舻而達江馳道緣邊徑長城而  
傍海離宮別館之所在車轍馬跡之所向咸塹  
山而墜谷畢結璫而構瓊遼水屢征殲丁壯於  
億兆伊谷轉輸斃老幼於百萬禽荒罄於飛走  
蠶食窮於水陸征稅盡於重斂民力殫於勞止  
十分天下九爲盜賊荆棘旅于闕廷豺狼克於  
道路帶牛佩犢輟耕者連孤竹而寇潢池鋤耨  
棘矜大呼者聚萑蒲而起芒澤青羗白狄剽夷



道而黃巾赤眉屠閭左而竊號曝骸如莽  
僵尸若麻敵國滿畫鷁之舟胡越繞和鸞之轂  
四海波振而冰泮五嶽塵飛而土崩踞積薪以  
待然鉗衆口而寄坐明明皇祖貽厥無人赫赫  
宗隋滅爲亡國某以庸虛謬蒙嘉惠承七葉之  
餘慶資五世之克昌遂得地臣戚里家稱公室  
典驍衛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義無坐觀綴旒  
之絕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廢昏  
立明敢遵故實今便興甲晉陽奉尊代邸掃定

咸維集寧寓縣放後主于江都復先帝之鴻績  
固配天子園寢存司牧于蒼生豈謂一朝言及  
於此事不獲已追增感歎凡厥士民義旅豪傑  
敏究時難曉達權謀家怨國耻雪乎今日從我  
同盟無爲貳志有渝此盟神其殛之仍命以此  
誓辭檄喻所在郡縣并命檄書勿得因循妄論  
軍勢帝性簡質大度豁如前代自矜遠嫌之事  
皆以恕實行之不爲欺給自然反經合義妙盡  
機權類皆如此其義士等各以名到先後爲次

第汎加宣惠綏德二尉官帝謂行之等曰吾未  
特爲此官示宣行惠知綏撫以德使遠者知有  
征無戰見我心焉是夕次於清源牧馬置營皆  
據高險老弱樵採丁壯休息虞候覘守之地飛  
鳥不通勿論人也帝乃將世子及敦煌公等率  
家僮十數巡行營幕次比器仗精粗坐卧飲食  
糧稟升斗馬驢饑飽逮乎僕隸皆親閱之如有  
不周卽令從人借助亦不責所屬典司顧謂二  
兄曰天下神器聖人大寶非符命所屬大功濟

世不可妄居所以納揆試艱虞登帝位櫛風沐  
雨夏會諸侯自時厥後膺圖甚衆啓基創業未  
有無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宮長于貴戚  
牧州典郡少年所爲晏樂從容懽娛事極饑寒  
賤役見而朱經險阻艱難聞而不屑在茲行也  
並欲備嘗如弗躬親恐違天旨爾等從吾勿欲  
懈怠今欲不言而治故無所尤庶愚者悅我寬  
容智者慙而改過世子及敦煌公請曰經綸機  
務一日萬端取決英暮四方輻湊麾下驅馳兒

等承之自餘常事請付司存巨細以聞恐疲神  
思又慮將佐等不被委任頗以自疑帝曰是何  
言與是何言與華夷不附爵賞不行吾之責也  
摧鋒蹈刃斬將搃旗爾之務也深溝高壘談笑  
從容將吏之逸也吾憂責爾急於務逸樂推下  
功名與之賢自當內省不賢吾無所愧然晉陽  
從我可謂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漢初有蕭  
曹而無爾輩今我有爾輩而無蕭曹天道平分  
乃復如是行矣自愛吾知爾懷自是以後記室

奉命宣旨稱教部伍間事給付一物軍書羽檄  
賞罰科條接撫初附慰悅遠近帝或口陳事緒  
手疏意謂發言折中下筆當理非奉進旨所司  
莫能裁答義旗之下每日千有餘人請賞論勲  
告冤申屈附文希旨百計千端來衆如雲觀者  
如堵帝處斷若流嘗無疑滯人人得所咸盡懽  
心皆嘆神明謂爲天下主也壬寅遣通議大夫  
張綸等率師經略稽胡離石龍泉文成等諸郡  
丙辰至于西河引見民庶等禮敬耆老哀撫犂

獨賑貸窮困擢任賢能平章獄訟日昃而罷罔有所遺顧謂左右曰向之五條惟皇要道聰明文思以之建極孤所以自強不息爲義兵之先聲也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大夫等官敎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耄杖鄉禮宜優異老人等年餘七十匍匐壘壁見我義旗懽踰擊壤筋力之禮知不可爲肉帛之資慮其多闕式加榮秩以調其養節級並如前授自外當土豪雋以資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並

帝自手注量才叙効咸得厥宜口問功能筆不停輟所司唯給告身而已爾後遂爲恒式帝特善書工而且疾真草不拘常體而草跡韶媚可愛嘗一日注授千許人官更案遇得好紙走筆若飛食頃而訖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寶神筆之跡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乙丑張綸等下離石郡其太守楊子崇爲亂兵所害崇卽後主從弟也頗有學識性理帝甚惜之崇性怯而無謨故及於難入自雀鼠谷次于靈石縣壬戌霖

雨甚頓營於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此縣西北抗汾水東拒霍太山守險之衝是爲襟帶西京留守代王遣驍將獸牙郎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遼東兵及驍果等數萬餘人據河東與老生相影響仍命臨汾以東諸郡所在軍民城守並隨便受老生屈突等徵發帝聞而笑曰億兆離心此何爲也老生乳臭未知師老之謀屈突膽薄嘗無曲突之慮自防輕敵二子有之閫外相時俱非

其事且屈突嘗破玄感時人謂其能兵老生數勝羣盜自許堪當勅敵無識之徒因相諂附謂其必能制我不遣援兵我若緩以持之彼必以吾爲怯出其不意不過一兩月間並當擒之吾無憂也于時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沈叔安崔善爲等間遣羸兵往太原更運一月糧以待開霽甲子有白衣野老自云霍太山遣來詣帝請謁帝弘達至理不語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致疑未之深信門人不敢以聞此老乃伺

帝行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不測卿何得見卿非神類豈共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祠山中聞語遣語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東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止我當爲帝破之可爲吾立祠廣也帝試遣案行傍山向霍邑道路雖峻兵枉行而城中不見若取大路去縣十里城上人卽遙見兵來帝曰行逢滯雨人多疲濕甲仗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譎難爲之朽山神示吾此路可謂指蹤雨霽有徵吾從神也然

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孤顧左右笑以爲樂丙寅突厥始畢使達官級失特勤等先報已遣兵馬上道計日當至帝曰地名賈胡知胡將至天其假吾此胡以成王業也已巳滎陽賊帥李密遣使送款致書請與帝合從帝大悅謂大郎二郎等曰桀賊南柔強胡北附所憂此輩今並歸心主上志在過江京都憂死不暇天下可傳檄而定何樂如之初李密與楊玄感同逆感誅而密亡命投東郡賊帥翟讓讓知密是蒲

山公之子頗讀漢書納而禮之推爲謀主密以  
百姓饑弊說來據洛口倉屯守武牢之險密自  
復舊封爲魏公號翟讓爲司徒公讓所部兵並  
齊濟間漁獵之手善用長槍華騶龍廐細馬所  
向江都者多爲讓所劫故其兵銳於他賊加以  
密是逃刑之人同守衝要隋主以李氏當王又  
有桃李之歌謂密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  
憚之密雖爲讓所推恐其圖已恭儉自勵布衣  
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

賑貸貧乏敬禮賓客故河汴間絕糧之士多往  
依之密又形儀眇小讓弗之忌遂謀殺讓而并  
其衆密以煬帝不來翟讓已死坐對敖倉便有  
自矜之志作書與帝以天下爲已任屢有大言  
其書多不錄大略云欲帝爲盟津之會殪商辛  
於牧野執子嬰于咸陽其旨以殺後主執代王  
爲意帝覽書抵掌謂所親曰密誇誕不達天命  
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臯之阨更覓韓  
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

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峭函而臨伊  
洛東看群賊鷓蚌之勢吾然後爲秦人之漁父  
矣記室承旨報密書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群  
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耰鋤棘矜爭  
帝圖王狐鳴蠶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廕廕周  
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  
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  
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年之基  
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

如斯之酷者也則我高祖之業幾墜於地吾雖  
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爲高  
足成非賤素飡當世僂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  
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  
義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極賈生之慟哭所以仗  
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蕃塞共匡天  
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鷄鳴起  
舞豹變先鞭御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郊廓將  
觀周鼎營屯敖倉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唇



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  
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  
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足榮矣殪商辛  
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  
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  
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  
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遲數貽報未面虛  
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

茲鴻業密得帝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  
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東都無心外略劉文靜  
之使蕃也來遲而突厥兵馬未至時有流言者  
云突厥欲與武周南入乘虛掩襲太原帝集文  
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而  
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爲此行  
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意  
謂何議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遙李密譎誑奸  
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

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帝  
顧謂大郎二郎等曰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  
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  
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寧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  
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旣聞唐國舉兵憂虞不  
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鱗次在  
近今若却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  
生營之內外皆爲勅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  
至老生屈突追奔競來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

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來  
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卽得衆李密  
戀于倉米未遑遠畧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  
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  
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  
請無他問爾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  
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占  
從二何籍輿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丙子  
太原運糧人等至八月己卯霖止帝指霍太山

而言曰此神之語信而有徵封內名山禮許諸  
侯有事乃命所部鄉人設祠致祭焉庚辰命諸  
軍曝行裝整鎧仗辛巳且發引取傍山道而趨  
霍邑七十餘里初行霧甚俄而秋景澄明帝謂  
大郎二郎曰今日之行在卿兩將景色如此天  
似爲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戰閉門城守其若之  
何大郎二郎啓帝曰老生出自寒微勇而無智  
討捕小盜頗有聲名今來居此必當大蒙賞勞  
若不出戰死在不疑輕騎挑之無憂不出如其

固守便可誣其相引謬爲誠節彼無識解不知  
遠大爲其左右體悉凡庸羣小相猜自成疑阻  
無妨密相表奏不廢傳首京都小慧之人思此  
解事以此量之來戰不惑帝曰老生不能逆戰  
賈胡吾知無能爲也爾等籌之妙盡其實是日  
未時帝將麾下左右輕騎數百先到霍邑城東  
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營且遣大郎二  
郎各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分所將人  
爲十數隊巡其城東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

若安營而攻城者仍遣殷開山急追馬步等後  
軍老生在城上遙見後軍欲來真謂逼其城置  
營乃從南門東門兩道引兵而出衆將三萬許  
人帝慮其背城不肯遠鬪乃部勒所將騎兵馬  
左右軍大郎領左軍擬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  
擬斷其南門之路仍命小縮僞若避之旣而老  
生見帝兵却謂爲畏已果引兵更前去城里餘  
而陣殷開山等所追步兵前軍統到方陣以當  
老生中軍後軍相續而至未及戰帝命大郎二

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義兵齊乎而前紅塵暗  
合鼓未及動鋒刃已交響若山崩城樓皆振帝  
乃傳言已斬宋老生所部衆聞而大亂捨仗而  
走爭奔所出之門門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懸  
門不發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繩引之老生  
攀繩欲上去地丈餘軍頭盧君諤所部人等跳  
躍及而斬之傳首詣帝於是兵隨所向奮擊禁  
不可止數里之間血流蔽地僵屍相枕日欲將  
落帝見戰士心銳仍命登城時無攻具肉薄而

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帝視戰地愴然謂左右  
曰河東已來孤之所使百姓見義旗有誠節老  
生所逼至于塗炭亂兵之下善惡不分火燒峴  
山誰論玉石無妨死人之內大有赤心於我者  
也取來不及此戰亡生未被知沒有餘恨靜  
而思之良深痛惜從今已去當以文德來之不  
復用兵戈矣其破霍邑攻戰人等有勲者並依  
格賞受事不踰日惟有徒隸一色勲司疑請教  
曰義兵取人山藏海納逮乎徒隸亦無棄者及

著勲績所司致疑覽其所請可爲太息豈有矢  
石之間不辯貴賤庸勲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論  
功將何以勸黥而爲王亦何妨也賞宜從重吾  
其與之諸部曲及徒隸征戰有功勲者並從本  
色勲授壬午帝引霍邑城內老生文武長幼見  
而勞之曰老生之外孤無所咎縱卿不誠于孤  
亦當以赤心相仰乃節級授官與元從人齊等  
其丁壯勝兵者卽遣從軍配左右領軍大都督  
還取其同色同黨自相統處之不爲疑異俘降

之徒不勝喜躍欣若再生其有關中人欲還者  
卽授五品散官放還內外咸悅咸思報効仍命  
葬宋老生以本官之禮自是以後未歸附者無  
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慰之無有不  
至其來詣軍者帝並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  
至于逸民道士亦請效力教曰義旗撥亂庶品  
來蘇類聚羣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  
丹竈就人間而齊物從戎馬以同塵咸願解巾  
負茲羈鞅雖欲勿用重違其請逸民道士等誠

有可嘉並依前授人或以授官太高諫帝者帝  
曰不恡爵賞漢氏以興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吾  
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義無獨饗率土皆  
貴于我豈不益尊乎且皇隋敗壞各歸於此鴈  
門解圍之効東都援臺之勲在難卽許授大夫  
免禍則惟加小尉所以士無鬪志將有墮心版  
蕩分崩至于今日覆車明鑒誰敢効尤然亦使  
外寇覬覦之徒嘗授無過此也又加官慰撫何  
如用兵殺戮好生任賞吾覺其優當以不日而

定天下非卿等小見所及丙戌入臨汾郡勞撫  
任用郡內官民一如霍邑庚寅宿于絳郡西北  
之鼓山此山帝爲討捕大使時舊停營所故逗  
而宿焉去絳十餘里絳城不下是日曉鼓山西  
北有大浮雲色或紫或赤似華蓋樓闕之形須  
臾有暴風吹來向營而臨帝所居帳上帝指絳  
城而謂傍侍曰風雲如此見從彼何不達之甚  
仍命厨人明日下城而後進食辛卯帝觀兵于  
絳城將士等爭欲先登因而縱上自卯及巳遂

取之而食于正平縣令李安遠之宅通守陳叔  
達已下而縛請罪並捨而不問待之如初餘依  
臨汾郡部分癸巳至于龍門縣劉文靜康鞘利  
等來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馬二千疋從鞘利等  
至帝喜其兵少而來遲藉之以關隴謂劉文靜  
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馬多人少甚愜本懷先  
是帝使時于此縣界見河水清皇太子又于此  
界獲玄狐於往縣西南宴見鞘利并與縣內道  
俗等叙舊極懽丙申至汾陰遣書招馮翊賊帥

孫華華所部強兵至餘數千積年劫掠非常富  
實灤水以北莫敢當之帝書到華喜而從命已  
亥進營停于壺口分遣諸軍問津水濱之人具  
舟爭進日有數百仍署水軍焉辛丑太原獲青  
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遣使  
獻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徹上方下銳宛若龜形  
神工器物見者咸驚奇異帝初弗之信也乃令  
水漬磨以驗之所司浸而經宿久磨其字愈更  
鮮明於是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

恭承休祉須安萬方孤以寡德寧堪預此旣爲  
人下不容以之頒告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送  
龜人用彰休慶是日又有獲嘉禾而獻者教曰  
嘉禾爲瑞聞諸往策逮乎唐氏世有茲祥放勛  
獲之於前叔虞得之於後孤今糺合復逢靈貺  
出自興平來因善樂休徵偉兆何其美與顧循  
虛薄未堪當此呈形之處須表天休送嘉禾人  
興平孔善樂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應壬寅孫  
華率其腹心輕騎數十至自郟陽華年餘弱冠



言容質直帝見而輕之華每殷勤誠款請先立  
効帝乃厚加撫遇甚得其情謂華曰卿能渡河  
遠來相見吾當貴卿不減鄧仲華也國中卿輩  
不少名並劣卿卿今率先從我羣雄當相繼而  
至於是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鄉縣公加馮翊  
郡守從其來者仍委華以次授官頒賜各有差  
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仍命左  
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并左領軍大都督府長  
史陳演壽等率師次華而渡據河西岸以待大

兵九月乙卯張綸自離石道下龍泉文城等郡  
獲文城太守莘公鄭元璠送焉帝見元璠釋而  
遣之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誠  
之曰屈突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  
里而不敢來足驗人情不爲之用然通雖不武  
又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坐位不妨伺便時相  
邀襲宜爲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入關河東自  
然歸我分兵向彼我卽擊其河東通若全兵守  
城卿其絕其橋道可謂前扼其喉後撫其背首

尾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矣吾且按  
兵觀其進退至是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果  
遣獸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馳  
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教備預故並  
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追奔至于  
飲馬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和走入河東城  
僅以身免仍撤斷蒲津橋帝聞而謂官屬曰屈  
突遣兵此行事不獲已今若進逼圍之必不敢  
出使劉弘基孫華等至關門斷其行路然後吾

於壺口朝服濟河利涉大川斯之謂矣戊午帝  
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大郎二郎長史裴寂  
勒兵各守一面帝登城東原上西望城內所爲  
屈突果不敢出兵閉門自守城高甚峻不易可  
攻帝觀義士等志試遣登之南面千餘人應時  
而上時值雨甚帝命旋師軍人旣得上城遂不  
時速下帝曰屈突宿衛舊人解安陣隊野戰非  
其所長嬰城善爲捍禦我師常勝人必輕之驍  
銳先登恐無還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

時殺人得城如何可用乃還命諸將移營河渚  
文武將佐等已下定河北衆餘十數萬今欲入  
關請兼置公府觀領太尉增選僚屬帝曰兵臨  
蒲坂諸君欲以舜職見推此意可知未煩如此  
必爲僚屬增府任從便宜加置於是復領太尉  
丙辰馮翊太守蕭造率官屬舉郡歸義相繼有  
華陰縣令李孝常據永豐倉遣子弟妹夫竇軌  
等送款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又京兆萬年  
醴泉等諸縣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濟者正須此

耳今旣事辦可以濟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  
庚申率諸軍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長春宮  
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  
相携來者如市帝皆引見親勞問仍節級授官  
教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輻湊赴者如歸  
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  
家之子弟從吾投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驪爭求  
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於是秦人大悅更相  
語曰真吾主也來何晚哉咸願前駢以死自効

丙寅遣世子隴西公將司馬劉文靜統軍王長  
諧姜寶誼寶琮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  
備他盜慰撫使人竇軌等受節度焉遣燉煌公  
率統軍劉弘基長孫順德楊毛等諸軍數萬人  
往高陵道定涇陽雲陽武功盩厔鄠諸縣等慰  
撫使人掾殷開山等受節度焉先是帝從弟趙  
興公神通起兵鄠縣有衆數千聞義旗渡河遣  
使迎帝又賊帥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則  
魏密之從父也以密反於滎陽緣坐亡命招集

無賴抄劫郿縣之間衆將四五千盩厔賊帥何  
潘兒向善志等亦各率衆數千歸附宜君賊帥  
劉旻又率其黨數千人降帝並以不次封遣書  
勞之仍令各於當界率衆便受燉煌公部署旬  
日間京兆諸賊四面而至相繼歸義罔有所遺  
商農工賈各安其業京城留守代王及尚書衛  
文昇將軍陰世師京兆丞骨儀等以帝威德遐  
振民願所從恐京邑之人一旦去盡乃閉門拒  
守運糧入宮帝聞而歎曰吾旣平戎於王翼尊

隋室欲立孺子以報高皇今被見疑拒不相納  
方知邵奭不悅於周旦非徒言耳陰衛羣小負  
我之深已已帝之蒲津觀河東城庚午南過永  
豐倉是夜宿於臨晉灤渭合流之處將渡渭津  
人以見船朽破不堪帝渡及於灤水上流數十  
里更取好舡苦於水淺沙磧相次舡行不進憂  
怖不知所爲其夜三更天甚晴霽忽然覺水暴  
長數尺逆流而上船泛深波得達津次及明帝  
登船欲渡乃見逆流不已津司以聞衆咸駭異

以爲光武滹沱之冰無以異此並於舟中拜賀  
帝曰此偶然耳吾何德以堪之乃命所司以少  
牢祀灤渭并有事於華山帝至倉所勞軍見箱  
廩填實銘題數多喜謂從者曰千里遠來急於  
此耳此旣入手餘復何論食之與兵今時且足  
信出于已久行諸將俱謹備守無爲他慮未下  
馬仍開倉大賑饑民辛未還宮壬申進屯馮翊  
郡過舊宅饗告五廟禮也初周齊戰爭之始周  
太祖數往同州侍從達官隨便各給田宅景皇

帝與隋太祖並家於州治隋太祖宅在州城東南西臨大路景皇帝宅居州城西北而面灤水東西相望二里之間數十年中兩宅俱出受命之主相繼代興時人所見開闢已來未之有也乙亥燉煌公至盤屋所過諸縣及諸賊界莫不風馳草靡裹糧卷甲唯命是從遣使啓帝請期日赴京帝曰屈突東行不可西歸無路觀吾成敗方有所之不可爲虞矣乃命隴西公量簡倉上精兵自新豐道趨長樂離宮令燉煌公率新

附諸軍自鄠縣道屯長安故城至金各聽教迨上郡睢陰以北咸遣使歸欵丙子大軍西引歷下邳過櫟陽路左所有煬帝行宮園苑及宮人等金罷之教曰大業已來巡幸過度宿止之處好依山水經茲勝地每起離宮峻宇雕牆亟成壯麗良家子女充仞其間怨曠感于幽明糜費極於民產替否迭進將何紕逖馳道所有宮室悉宜罷之其宮人等並放還親屬冬十月辛巳帝至灞上仍進營停于大興城春明門之西北

與隴西燉煌等二公諸軍二十餘萬衆會焉帝  
勒諸軍各依壘壁勿入村居無爲侵暴若無兵  
者恭以俟命代王與留守衛文昇陰世卿等以  
義兵多而且肅不令而齊門防轉嚴拒守愈固  
信使不通告喻事絕帝雖每遣使至城下申以  
尊隋夾輔之意愚人俗吏不達變通闇于事機  
往而無報如此向經旬日諸將相率啓帝曰京  
城不啓此是隋運其亡天旣亡之非人能復違  
天棄日勞師費糧坐守愚夫恐非長策請進圍

之以觀其意帝曰兵纏象魏矢及黃屋人其謂  
我何哉諸將對曰無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  
事又恐巨猾之徒知義兵已定關中來爭形勝  
請更思之帝乃逡巡未有報京兆舊賊帥等並  
以家近帝城不預元從耻無功乃各率所部兵  
分地逼城而上帝慮其輕脫失利辛卯命二公  
各將所統兵往爲之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  
主之西面北面燉煌公主之城中見而失色更  
無他計惟冀屈突及東都救援而已甲午關中

羣帥等各請率驍銳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時帝  
在春明門外聞而馳入舍於羅郭安興坊以鎮  
之甲辰諸軍各競造攻具以臨城帝又未之許  
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原以來所過未  
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  
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  
輕太原之兵無能爲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  
曰弘弩長戟吾豈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  
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

廟及代王并宗室支戚不得有一驚犯乃下教  
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  
角脩攻戰之具雲梯競聳樓橦爭高自道齊來  
千里並進繞京竹木殲于斯矣十一日丙辰昧  
爽咸自逼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纔至  
景風門東面軍頭雷永言等已先登而入守城  
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所統兵依城外部分  
封府庫收圖籍禁擗掠軍人勿雜勿相驚恐太  
倉之外他無所于吏民安堵一如漢初入關故



事代王先在東宮乃奉迎居於大興後殿是日  
帝還移營舍於長樂宮漣川上先是隋主以梟  
滅作逆掘其墳壟而洿其室陰世師骨儀等遂  
以爲恒准乃令京兆郡訪帝之五廟瑩域所在  
並發掘焉帝以此憾之言必流涕戊午收陰世  
師骨儀崔毗伽李仁政等並命隴西公斬於朱  
雀街道以不從義而又愎焉餘無所問京邑士  
女懽娛道路華夷觀聽相顧欣欣乃命太常促  
擇吉日告高廟定尊位立代王之禮文武將佐

等議請曰天厭隋德曆數在唐謳歌在路被于  
遐邇兵起晉陽遠定秦雍百餘日間廓清帝宅  
神武之速此謂若飛非天啓聖孰能如是昔漢  
高入關不卽自王項羽後至悔無所及公雖卑  
以自牧須安天下僉議請依符讖上尊號帝愀  
然改容曰舉兵之始本爲社稷社稷有主孤何  
敢二劉季不立子嬰所以屈於項羽孤今尊奉  
世嫡復何憂哉壬戌乃率百僚備羽儀法物具  
法駕迎代王卽位於

十餘歲

矣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二年爲義寧元年復天  
下勿出今年租賦賜民子孫承後者爵一級是  
日仍遙尊後主爲太上皇以少帝在不言廢也

新唐創業起居注卷之二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之三

唐陝東道大行臺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溫大雅撰

明 毛

晉

胡

震亨同校

起攝政至卽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義寧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少帝以帝爲丞相進  
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  
稱令萬機百度禮樂征伐兵馬糧仗庶績羣官  
並責成於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帝  
固辭不拜公卿將佐等請曰公負孺子當朝豈

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臨茲大節義  
無小讓帝嘆曰王家失鹿遂使狐同老狼乃奉  
詔受冊乙丑榆林靈武五原平源安定諸郡並  
舉城降並遣使詣義軍請命於是遣書發使慰  
喻巴蜀丙寅置丞相府長史巳下屬官還以大  
將軍府僚裴寂等依次爲之巳卯以隴西公爲  
唐王世子改封燉煌公爲秦國公四郎元吉爲  
齊國公仍改太原留守爲鎮北府總統山東諸  
郡十二月隴西金城郡奴賊薛舉等破賊率唐

弼于扶風自稱天子初弼遣使詣帝歸欵投狀  
扶風郡而爲薛舉所圍帝遣援兵往扶風未至  
弼黨在郡城外爲舉所圖弼遂被郡守竇璡所  
殺俄而璡及河池郡守蕭瑀相繼歸京師於是  
拜璡爲戶部尚書上柱國封燕國公瑀拜禮部  
尚書封宋公是月也屈突通自潼關都尉府欲  
奔東都關上劉文靜等諸軍追而獲焉送之相  
府帝見通捨而禮之謂曰公以清貞奉上臣道  
不虧孤所翹心惟恨得卿之晚通拜欵劉文靜

等仍定弘農郡及佐諸縣義寧二年春正月蜀漢及氐羌所在諸郡雄豪并守長等奉帝書感悅競遣子弟獻款絡繹而至所司報答日有百餘梁益之間宴如也承詔封丞相長史裴寂爲魏國公司馬劉文靜爲魯國公趙興公神通爲鄭國公永安公孝基爲蜀國公自餘將佐殷開山劉弘基已下並以次封開國郡公縣公焉其日令曰李密趙趙鞏洛自許當塗王城如燬憂心孔棘東都危逼有若倒懸西人之子理本奔

命其左右大都督府所統諸軍並宜誠嚴以時式遏有征無戰是謂義師招諭不從勿難還也初年孟月春作方輿不奪農時宜知其速於是世子爲左元帥秦王爲右元帥左右二府諸軍十餘萬衆引于滻水之北仍以尚書蕭瑀爲相府司馬劉文靜爲左元帥府長史尚書竇璡爲掾殷開山爲右元帥府長史司馬又拜屈突通爲上柱國封蔣國公檢校行軍左右虞候事軍士以下僚佐等皆選知名者爲之帝親詣軍

勞而誓遣之二月涿郡太守 藝與漁陽上谷  
北平柳城等郡諸官民遣使送款先是平原賊  
竇建德聚衆數萬人克斥河右渤海高陽等郡  
大將軍府使人張道源所定趙郡襄國武安清  
河等郡至是並陷於賊道源亦隨而沒焉建德  
遂僭稱王自號夏國又南陽朱祭衆有所望並  
好食人自稱可達汗莫知可達汗之名有何義  
理酷害異常又有賊蕭銑起兵於江陵於是以  
華陽公鄭元璿爲太常卿封沛國公遣將兵出

商山上洛道定南陽以東諸郡並遣使人左領  
軍大都督府司兵馬元規慰撫安陸及荆襄間  
三月左右二元帥軍招諭東都城門不啟李密  
又不敢西寇時逼農月遂奉令旋師宜陽新安  
二郡而還留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鎮宜陽  
呂紹宗任懷鎮新安少帝以帝功德日懋天曆  
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爲相國加九錫賜  
殊物加殊禮焉冊曰於戲維爾假黃鉞使持節  
大都督內外諸軍事錄尚書大丞相新除相國

總百揆唐王夫乾道貞觀四象所以運行坤德  
含弘萬有馮其載育是以天地交泰資始由乎  
聖人陰陽順成總已歸其元輔故能陶甄品物  
代彼天工息四海之羣飛廻三靈之掩耀百揆  
時序五典克從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  
表方斯茂如也今將受王典冊其敬聽朕命上  
天不造降禍于我國家高祖棄盛業而昇龍太  
上釋寶圖以委御王室如燬喪亂弘多數屬道  
消時鍾代季郊廟絕主有若綴旒則我祖宗之

業已墜于地矣王應休明之運從兆人之欲奉  
七璽於代邸飛六轡於周京此乃綱我絕維有  
大造於皇家者也曩者塞表省方羣胡反噬矢  
流君側圍甚平城淪陷指期阽危莫恤王釋位  
同謀總伐千里晨炊蓐食倍道兼行匈奴遠跡  
乘輿反正此則王之功也歷山飛稱兵燕趙妄  
假名號河朔響應山西屯結王首啟戎行大殲  
醜類此又王之功也夷狄貪婪屬犯關塞驅迫  
良善殺畧吏人玉鞠旅理兵卷甲長駕追奔逐

北掃地無遺此又王之功也王威徒黨潛謀逆  
亂外交邊裔內騁奸回實繁有徒傾覆宗社王  
收戮兇渠罪人斯得此又王之功也四郊多壘  
三輔倒懸黃巾示宮闕之名赤眉爲園陵之禍  
凶荒仍歲荆棘旅庭王投袂義舉星言電邁取  
霍邑如摧枯舉秦關如反掌克清河渭志存匡  
復此又王之功也北荒獯鬻事藉鞮縻比者中  
原多故龍堆道絕王式遏有方款關請吏更敦  
鄰睦復我舊藩此又王之功也汾晉地險逋逃

攸聚山藏川量負罪稽誅類馬騰之乞活同嚴  
尤之盡赦王懷柔伏叛杖信示威交臂屈膝申  
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河潼轉漕密邇關畿京  
坻委積由來尚矣羣凶據竊一鼓而崩此又王  
之功也京師危迫奸臣放命異一相之居內同  
四凶之扇禍王大誓師旅興言感慨蕩清上國  
拯厥贅旒暴市焚屍並梟元惡此又王之功也  
上天貽愛莫甚乎人爰祚聖哲弼予冲幼官守  
司存社稷有奉濟方割于下墊爍負光於上叅

此又王之功也唐弼凶監草竊岐陽吞噬舊邦  
侵逼都鄙王制以術策觀其携二親離衆叛我  
盡收之此又王之功也華陽黑水控接岷嶓山  
川阻深盡爲逋藪義風所靡化行江漢此又王  
之功也薛舉崇姦同惡相濟僭擬輿服滔天泯  
夏西土遊魂秦山肆毒赫斯授律咸俘醜類岐  
隴齊築京觀汧渭爲之不流此又王之功也三  
蜀奧區一都之會夷民紛雜蠻陬荒梗王發一  
介之使降咫尺之書而靈關洞開劍閣無隘此

又王之功也弘農甸服襟帶河陝鞠爲寇塲連  
城阻亂長策遠振不征而服此又王之功也王  
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肇自鴻  
階峻極比于嵩華清瀾運于溟渤體茲將聖道  
被如仁在物不失其宜含靈咸安其所春生夏  
長信及四時地平天成義兼得一總萬機之務  
因百姓之心保乂我皇家弘濟乎多難者也是  
以濟濟多士庶政緝熙穆穆四時要荒式序激  
清風以厲俗暢和氣以調時神功侔於造化積



德高於垂象朕又聞之先王之宰物也尊賢尚  
德茂賞疇庸五侯專征九命作伯周襄光錫桓  
文是膺大啓南陽以表東海况乃道冠伊稷功  
高晉鄭酬勲蔑爾朕甚懼焉今晉授相國以河  
內汲郡清河武安魏郡信都高陽平原趙郡襄  
國通前三十郡增封唐國錫茲黑土苴以白茅  
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周邵分陝咸爲保傅毛  
畢諸侯入作卿士內外之任禮實攸宜今授相  
國印綬唐王璽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

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禮絕羣后任總所司朝  
班彝數宜以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  
之號上所假黃鉞內外都督丞相印綬又加王  
九錫其敬聽後命以王繩紀禮度哀矜折獄罔  
不用情無或遷志是用錫王大輅戎輅各一玄  
牡二駟以王分地敦本人天是賴疏爵務農所  
寶惟穀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王風  
雅所被獯戎咸格陰陽順理遐邇宅心是用錫  
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以王翼宣皇道義聲遐

暢三才所運四海攸歸是用錫王朱戶以居以  
王登賢命秩哀德升朝思帝所難能官流詠是  
用錫王納陛以登以王正色持衡鎔範御下式  
遏姦宄蕩清華夏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  
以王威同夏日志厲秋霜刑厝有期寬而不漏  
是用錫王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  
矢千以王霜露履踐禋祀恭嚴天地幽通孝思  
至感是用錫王秬鬯一迨珪瓚副焉唐國宜置  
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祗奉大禮用膺多

福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可不慎歟

侍中陳叔達之詞也帝

私謂元從府僚曰少帝今時可謂吾家所立本  
謂社稷上報高祖冀終隋氏不失人臣豈期孺  
子尚幼未復明辟僥倖之徒諷其假孤名噐安  
有至尊羽儀天子之禮假諸臣下何以爲國孤  
總朝政此事不得不知政由已出還自錫進貪  
天之功以爲已力孤不欺人敢欺天也羣僚等  
固請曰蕭何爲相國魯公用王禮前賢不讓請  
以爲不疑帝曰兩賢遇周漢之初興有大勳于

二代孤屬亂離之季世值隋運之將盡昏明時  
異授受事殊擬於其倫實多慙德然諸公欲孤  
行魏晉之故事爲豹變之鴻漸聊爲吾子揚摧  
而陳之曹馬之興不以義舉英雄鼎峙角逐爭  
衡無君之人欲速大位逼脅孤寡假詔自媒因  
九錫而論功矜百辟於殊禮示難進於謙退思  
厭塞於羣情故路人咸見其心有識呼爲狐媚  
斯皆兆庶不推謳歌不屬者也宋齊敢爾處於  
江湖地當漢之一郡自稱尊號可知必以魏晉

爲模階習虞夏而禪讓功微五伯禮盛二王於  
是阿諛希旨之儔申敦勸于抗矯飾非輕薄之  
子騁讓辭而偉畢未聞桀紂之胤禪於殷周之  
初從此而言斷可知矣何輕易天命以自厚誣  
孤每觀前史見斯事迹未嘗不撫掌而笑嗤彼  
羣迷明賢所棄見賢思齊勿循前弊時有啓帝  
者以爲卽真之漸舊事因循相承作故帝曰孤  
聞昇天無階於何爲漸必如來旨事轉成疑至  
若河濱仄陋泗上亭長令其位次受終未易享

國所問功德何如誰云位之大小以孤堪守關中能負孺子見推相國作鎮假王漢有前蹤不能違衆欲以曹操司馬炎爲例九錫殊物賜加非宜不願擬議亦耻老瞞同傳公卿聞帝此旨寤而厚顏詣府陳謝帝又謂之曰魏氏以來革命不少鴻儒碩學世有名臣佐命興皇皆行禪代不量功業之本惟存揖讓之容上下相蒙遂爲故實寧有湯武接于夏殷不憲章于堯舜晉魏隔於周漢翻祖述于勛華且堯之禪舜二聖

繼踵舜因讓禹以明堯哲示天下爲至公不私已於尊位故賓虞以後若脫屣焉是知非堯不能讓舜非舜不能命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撥亂反正之功順天行誅逆取順守咸以至誠兼濟無隱神祇三五帝王稱茲四聖英聲茂實飛騰萬古堯舜不及於子讓德而稱帝湯武不私於後胤力取而爲王故道有降差名有優劣然立功立德亦各一時末葉後來功德無紀時逢屯否擁兵竊命託云輔政擇立餘孽頑嚚支庶先

被推崇睿哲英宗密加夷戮專權任已逼令讓位雖欲已同於舜不覺禪者非堯貶德於唐虞見過于湯武豈不悖哉魏晉宋齊爲惑已甚託言之士須知得失羣公退而悅服私相謂曰相王格論絕後光前發明典謨申理誓誥可謂君子一言定八代之榮辱矣帝又謂所親曰諸人雖復見吾言論仍自不知至理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入關形勢頗似漢高祖且起軍甲子旗幟已革如何更於少帝之處却受九錫而求

殊禮孺子有知不容肯行此事旣成無識此乃吾自爲之立身以來不欺暗室如何今日誣罔天聽所區別帝王激揚名理以懲是古非今之輩謬相勸逼於是惟改丞相府爲相府國而九錫殊禮並屬諸有司是月也宇文化及兼弟智及等并驍果武賁司馬龕監門郎將裴乾通等謀同逆因驍果等欲還精銳遂夜率之而圍江都宮殺後主於彭城閣初驍果兵等苦於久在江都咸思歸叛至是煬帝知唐據有西京過江

計定仍先分驍果往守會稽誑之云往東吳催  
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難於是隋主崩問至帝  
乃率文武羣賢僚佐從少帝舉哀於大興後殿  
帝哭哀甚有諫止帝者帝曰吾爲人下喪居何  
可不哀然亦恨後主不亡於開皇之末以延鼎  
祚耳化及等本自因思歸之衆而行殺逆及以  
許公之子爲衆所推至是遂僭稱尊號率其同  
惡欲入關以李密斷成臯據洛口乃圖北取黎  
陽倉從白馬津而渡帝乃遣統軍張倫將蒲津

以東從兵往魏郡道招慰化及等繼遣淮安王  
神通往定山東諸郡又募犯罪者數千人聽効  
力贖罪并張倫等並是淮安王節度焉李密聞  
化及之趣河北乃分兵遣別將徐世勳等屯黎  
陽拒守化及從宛道渡河絕糧遂頓於聊城縣  
淮安王等率衆圍城部分失機行兵不利退保  
魏郡化及衆聚聊城糧無所出竇建德知其窮  
蹙遂攻破之獲化及兼弟智及責以弑逆並斬  
之而徇衆煬帝蕭皇后亦沒于賊庭於是江都

宮人美女珍寶金帛及乎玉璽並建德有之不  
逞之徒因說建德送蕭皇后及宮人等多費金  
帛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援少帝年未勝衣不經  
師傅長於婦人之手時事茫然既知煬帝不存  
惟求潛遜夏四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  
遇盜江都酷甚望夷釁深驪北憫予小子奄紹  
不愆哀號永感五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  
形影相吊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  
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伐總九合于一匡決百

勝于千里糺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繫王  
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  
屈爲人臣載違天命昔在虞夏揖讓相推苟非  
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  
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已莫能私僮命駕  
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  
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  
預克三恪雪耻怨於皇祖守禮祀爲孝孫朝聞  
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羣后

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趨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  
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  
仍勅有司凡是表奏皆不得以聞章表不通理  
難再請欲召公卿議之漸以啓諭於是文武將  
佐裴寂等二千人不謀同辭並不肯奏詔乃相  
率上疏勸進曰臣聞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獨有  
聖人達節與萬物而推移故五運遞興百王更  
王春蘭秋菊無絕終古玉䟽石記筆舌紛綸垂  
統有光煥乎寶籙伏惟陛下資靈種德稟慶至

真固縱惟神生知乃聖量包乎宇宙智周乎品  
物羣生塗炭躋之仁壽逢百六之厄創業雲雷  
追三五之蹤財成天地仲夏之半龍躍晉陽孟  
冬伊始鳳翔灞上鴻志蝟毛之反者霧委來庭  
觸柱拔山之大盜風馳獻欵三晉子弟共獯獫  
而陪麾咸秦豪傑連巴蜀而響應英聲西被懋  
德東漸南諧交趾北變幽都躬未戎衣手不提  
劍機務成於雄斷人傑得於才子威加四海功  
出一門計極萬安戰窮百勝小往大來筭無遺



策時未期月業倍前王今古代興膺斯撥亂若  
茲之舉如茲之速載籍以來未之前聞也臣等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竊以陛下承家開國  
積德累功世濟擬於高陽績緒盛於周武載誕  
燭神光之異儀形表玉勝之奇白雀呈祥丹書  
授曆名合天剏姓符桃李君堯之國靡不則天  
星紀云周奉時圖始甲子之旦不俟而起兵西  
北勢合乘乾我來自東位當出震至八井深水  
之圖識唐唐李樹之驍歌固以備在人謹無德

而稱者也且夫體非常之道立非常之功實非  
常之人有非常之事不時正位人神佇式天命  
不常惟德是與遷虞事夏抑有前規臣等敢錄  
舊典奉上尊號當今萬機曠主九有困窮伏願  
降鑒回慮憂世外已上順天心祇膺允執俯從  
人願屈就樂推變黎庶于時雍配上帝于宗祀  
勿以王者兼濟之功而爲匹夫獨美之操昔之  
堯佐咸大天工績尤著者胤饗稷尙播穀之都  
餘慶商周臯陶好生洽人今興陛下盛德有後

其若是乎四相三王齊名踵武千年得一相繼  
風聲符命所鍾有自來矣願納縉紳悽悽之情  
允副億兆顛顛之望率土更生含靈幸甚臣等  
誠惶誠恐昧死以聞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所司  
以表意奏聞帝退所奏表謂奏者曰吾固知如  
是拒而不答裴寂等進見曰昔桀紂雖復不賢  
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龜鏡已見茲無所  
疑也先人有言曰功蓋天下者不賞陛下欲讓  
至尊而爲臣下恐隋朝不然此事且臣等唐之

將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國陛下不爲唐帝臣等  
應湏去官伏願深思容臣等有地帝笑曰裴公  
何相逼之深當爲審思亦未之許裴寂等又依  
光武長安同舍人強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  
人太原慧化尼蜀郡衛元嵩等歌謠詩識慧化  
尼歌詞曰東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  
雀頭上戴紫雲又曰丁丑語甲子深藏入堂裏  
何意坐堂裏中央有天子又曰西北天火照龍  
山昭童子赤光連北斗童子木上懸白幡胡兵

紛紛滿前後拍手唱堂堂驅羊向南走又曰胡  
兵未濟漢不整治中都護有八井又曰興伍伍  
仁義行武得九九得聲名童子木底百丈水東  
家井裏五色星我語不可信問取衛先生蜀郡  
衛元嵩周天和五年閏十月作詩戊亥君臣亂  
子丑破城隍寅卯如欲定龍蛇伏四方十八成  
男子洪水主刀傍市朝義歸政人寧俱不荒人  
言有恒性也復道非常爲君好思量何

湯桃源花

李樹起堂堂只看寅卯歲深

水沒黃楊未萌之前謹識遍於天下今觀其事  
人人皆知之陛下雖不以介懷天下信爲靈効  
特此欲作常

以免湏上爲七廟下安萬

民旣膺符命不得拘文牽旨違天不祥裴寂等  
言之甚切帝曰所以逡巡至於再三者非徒推  
讓亦恐羣公面諛退爲口實然漢高云諸侯王  
推高于寡人以爲皇帝位甚便宜於天下之民  
則可矣孤亦何能有異之哉於是寂等再拜舞  
蹈稱萬歲而出遂與國子博士丁孝烏等數百

人具禮儀擇良日以武德元年歲在戊寅五月  
甲子皇帝卽位於太極前殿設壇於長安城南  
柴燎告天冊文曰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  
皇天后帝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睠命所屬謂之  
大寶曆數不在周一作時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  
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而有商周事乃殊  
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某承家慶世  
祿降祉曰祖曰考累功載德賜履參墟建侯唐  
舊地居戚里門號公宮不緒建基足爲榮矣但

有隋屬厭大業爽德饑饉師旅民胥怨咨謫見  
咎徵昭於皇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某守晉陽  
馳心魏闕授手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  
區宇懲邊荒之辮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  
救茲生命指除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世無希  
九五惟身及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二  
再蒙弘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大邑傳檄  
而定峨嵎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卽叙東夷底定  
非啓非贊孰能茲速尊立世嫡翼奉宗隋戮力

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將移謳歌獄  
訟聿來唐邸人神符瑞輻奏微躬遠近宅心華  
夷請命少帝知神器有適大運去之遜位而禪  
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群情逼請六宗闕祀七政  
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克舉前典  
設壇肆類祗謁上帝惠茲下人翼子謀孫罔敢  
愆德則小則大無或有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  
謹遣太尉公裴寂等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和  
鬯清酌薌合薌其明粢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

明靈降享

備羽儀法物臨軒大赦天下

改義寧二年爲武德元年

踐

祚有司以子卯不樂請擇他日帝曰歲在戊寅

始此爲難得至今遇之烏可

失之且殷周二代

所之以爲

大吉同域之誠又甲于五行爲木木加于子

良日雖欲勿用其能捨諸故自起軍逮乎

入相登極咸用甲子焉

安接太原印私喜以爲天授而突厥遠官亦

一八 卷之三 唐書卷之三  
二十  
曰唐以天所與者又曰天將以太原與唐以而  
帝後曰地名賈胡天其假吾以胡以成王業及  
獲青石龜文又曰上天明命貶以美告明乎  
知天命之有歸矣至于晉陽夜光及法律子  
桃李子白雀紫雲種之諸符瑞而又加以亢陽  
膏雨遠近思附大郎二郎一曰義士等其  
甘苦於不代隋不可得已甲子之期乃曰相  
逼之甚真盛德耶温公其開國功其  
鋪揚然綴之芳密也湖南毛晉識

余嘗謂太宗長自生貴體足甘繡未祛幼志便  
規大寓運策則伏肉翰飛捉刀則凶鯁魚潰英  
雄見之心死夷夏歸若景赴尊宅九有猶爭蒸  
士之能誅定萬方還證蔗王之業斯固資擅文  
武勛高圖籙既孤往載少覆來胤者而此注僅  
與隴西方駕齊國聯鑣睽此瓌才不殊典品遂  
使跡已陳于千禩疑忽生于單帙非懼事戾人  
經父在無自專之義當由身觀國史化家爲溢  
美之言矣

繡水沈士龍跋

創業起居注自起義旗至即真僅三百五十七日事耳其中所載破歷山飛斬宋老生及入關下都城數段亦自寫得雄快第殺王威高君雅事不若劉會政傳宛委詳致若所稱高祖始爲太原便自以爲天授此似不必始于太宗然晉陽宮婢哭諫旋師乃舉義最大節目何可抹煞大抵載筆時建成方爲太子故凡言結納賢豪攻略城邑必與太宗並稱其後雖太宗即位豈

書藏禁祕不遑竄改耶

武原胡震亨跋

大唐創業起居注跋

卷之四十一 雜錄

卷之四十一 雜錄





